

## 『呉語読本』音声データの作成と公開：論文・翻訳 編(第1冊)

石, 汝杰

九州大学高等教育総合開発研究センター：教授：中国語学

西山, 猛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助教授：中国語学

中里見, 敬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助教授：中国文学

平田, 直子

日本学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中国語学

他

<https://hdl.handle.net/2324/16984>

---

出版情報：2004-03-01.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Advanc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Kyushu University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 无锡方言动词的体和貌

曹晓燕

摘要：无锡方言的体貌标记在数目、性质、功能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表达手段也与普通话有不同。本文结合吴语的句型特点，选择其中有特色的几类，详细分析了其语法标记和主要句式。在讨论完成体时，从语义相关度的原则出发，指出同一动态助词在共时平面上不同用法的差异，从而说明其分布的结果和原因。讨论已然体时，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句末语气词和完成体助词的分化情况。

关键词：吴语方言 无锡 体貌

## 一、体

### （一）完成体

完成体指动作或变化在某一参照时间内已经完成或产生了结果（李小凡 1998）。刘丹青（1995）详细讨论完成体的两个助词“则[tsəʔ<sup>5</sup>]”和“着[zaʔ<sup>23</sup>]”（相当于普通话里的“了 1”）。关于这两个助词的比较，他认为：“则”和“着”意义基本相同，都表示行为完成并且在说话时是已然。但是，在潜在的方面，用“则”和用“着”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又跟它们在语法意义上的差异有关。“则”的含义较复杂，它在表示行为完成的同时，往往隐含对现在的影响，而“着”的含义较单纯，它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件完成的事，现在将来都不再继续或反复。刘丹青的分析非常细致，但从体貌系统完整性的角度考虑，我在这里还要稍做补充。

首先，无锡方言里表示完成体的助词不止两个，而是有三个，除了“则”和“着”以外，还有一个“得[təʔ<sup>5</sup>]”。“得”在无锡话中还充当补语的标记（也可认为是同音同形词）。吴福祥（2001，344页）曾提到“某个虚词在共时平面内的不同用法往往能体现该虚词演变的过程，而不同用法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该虚词在演变过程中的历史阶段性。”根据语义相关度的原则，作为完成体标记的“得”和作为补语标记的“得”有源流关系，因为完成体标记的功能是表示动作完成，状态补语标记也包含“动作完成”的意义，在“完成”这一语法范畴上两者有很高的相关度。在用法上它比较接近于“则”，可以认为是同一词的不同变体。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得”的频率要大

大高于“则”，所以下面将“得”和“则”合在一起讨论，如没有特殊情况则不再另行说明。

其次，在刘丹青分类的基础上对三个助词的分布情况再稍加整理和说明。刘丹青认为有的句式，如：“动+则/着+数量+宾语”中，“着”和“则”是可以互换的，但我觉得用“则”或“得”时需要更多的后续成分。

还有，虽然“着”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件完成的事，通常没有后续成分，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连动句的第一动词后带有数量宾语且与后面的动词之间存在目的关系，则第一动词后面用“着”。

我自家称着斤大栗吃吃我自己称了斤大栗吃吃。

小陆嫌佗阿婆烦，就买着只狗拨佗白相相小陆嫌她婆婆烦，就买了只狗给她玩。

1、下面列出使用完成体助词的主要句式，分别举例并分析其语法意义。

### 1.1、动词+体助词+宾语

和普通话一样，体助词后面什么都不加直接跟宾语的句子是很难成立的。所以这个句式可以分两种情况：

1.1.1 第一种情况是加句末语气词“咧”（相当于普通话的了<sub>2</sub>），这个句式基本上相当于普通话“吃了饭了”的句式，表示动作已经完成或结果已经产生，一般只用助词“得/则”。刘丹青认为这种句式的适用面很窄，一般只用于生活中的新闻性事件中。但是笔者觉得，即使是比较希奇的事用这种句式的也很少，说起来很别扭。真要表达这种意思一般不用助词，即使用也常在宾语前加数量词，如：

小张买摩托车咧小张买摩托车了。

厂里出事体咧厂里出事情了。

小张买则/得部摩托车咧小张买了部摩托车了。

买票处换则/得个地方咧买票处换了个地方了。

但是更多情况下无锡话体现出吴语句型特点——话题优先。虽然 VO 句式是整个吴语的基本语序，但是吴语作为 SVO 语言是很不典型的，只体现在静态的动宾结构上，这样的结构在表示习惯性行为、将来事件或假设性条件的句子中用得较多。除此之外，吴语在很多情况下使用受事成分充当话题的 TV 式句子，尤其是受事成分充当次话题的 STV 式。这一点刘丹青（2001）也有很好的阐述。所以，在无锡话中，简单的“动词+助词+宾语+咧”句式是很难成句的。

普通话	无锡话
他买了书了。	佗书买个咧。 √ 买则书咧。 ×
他看了电影了。	佗电影看个咧。 √ 看则电影咧。 ×

他学会了英语了。

佗英语学会咧。√ 学会则英语咧。×

1.1.2 第二种是加后续成分。助词一般用“得/则”。后续成分和先行成分之间通常有承接、假设、因果、方式等关系。如：

等佗转来得（勒）再一淘去等他回来了再一起去。（承接）

原来是勿肯出钞票得勒再勒去个原来是不肯出钱才没去的。（因果）

看见镬子里滚得就喊我看见锅里开了就喊我。（假设）

着则衣裳睡觉穿着衣服睡觉。（方式）

从上列例句可以看出，不管后一动作有没有完成，前一动作肯定是后一动作完成或实现的前提，所以用完成体，助词用“得/则”。

## 1.2 动词+体助词+数量+宾语

1.2.1 没有任何后续成分该句式也可以成立。

我吃着三只鸡蛋糕我吃了三只鸡蛋糕。

佗一日天做着三条裤子两件衣裳他一天做了三条裤子两件衣服。

我的语感是，这种情况下助词只能用“着”，不能用“则”和“得”。因为这里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件完成的事，事情已经结束，不会对以后产生什么影响。刘丹青(2001)在分析“着”和“则”的异同时也说：“着”含义非常单纯，扩展变化的限制较少，而带“则”的句子可以有多种带“着”句所不能有的成分，比如语气词和其他后续成分，另一方面，带“则”句也常以出现这些成分为成句条件。所以我觉得“则”用在这里不合适，用了“则”有句子还没有结束的感觉。

1.2.2 如果后面有其他后续成分则不用“着”。如加上句末语气词“咧”：

a、你吃得/则几只咧啊？你吃了几只了啊？我已经吃得/则三只咧我已经吃了三只了。

b、你写得/则几化咧啊？你写了多少了啊？我写得/则一点点呀我写了一点点。

c、你吃着几只啊？你吃了几只啊？我吃着三只我吃了三只。

(a)、(b)的回答因为带有语气词，所以在表示行为完成的同时往往还隐含对现在的影响，比如(a)，可能吃饱了不要吃了；或者并不排除可以继续或反复进行同类行为，(b)则可能还要继续写等，因此要用“则/得”；而(c)的回答无任何后续成分，仅仅就事论事，所以只能用“着”。

同样如果有后续成分一般也不用“着”而是用“得”或“则”，如：

佗吃得/则两碗泡饭还要吃的他吃了两碗泡饭还要吃呢。

但是上文提到过一个例外，即给予义动词后若无语气词可在后续成分前用“着”。

## 1.3 动词+体助词+数量补语

同理，表示已结束的已然行为宜用“着”，若换用“则/得”就强调对现在的影响，

因此必然有后续成分或语气词与之同现。

伊个地方我来着三介 这个地方我来了三次。

伊个地方我来得/则三介勿高兴再来咧 这个地方我来了三次不愿意再来了。

#### 1.4 存在句：V+体助词+存现宾语

存在句的动词表示动作结束后留下来的状态。这里主要指静态存在句。静态存在句里的动词后面一般要加“着”，表示存在的方式。

墙头娘挂着两幅图画 墙上挂着两幅图画。

纸头娘写着三个字 纸上写了三个字。

门口头种着三棵桂花树 门口种了三棵桂花树。

梅祖麟（1988）曾提出吴语“仔”来自古汉语“着（著）”，跟官话的持续体助词“着”同源，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吴语体助词“仔”兼表完成和持续，其中的持续义和官话“着”是一致的。关于这个“仔”是不是持续体助词的问题，汪平（1984）和刘丹青（1995）分别作过讨论。

无锡话“着”作动态助词，虽然写法和普通话一样，但是两者语法意义有区别。普通话的“着”表示纯粹的持续义，而无锡话的“着”表示完成义，虽然它也能用于“完成持续体”。而且刘丹青在描写无锡话时也一再强调，“着”用于表示存在方式时必须是在行为完成后留下的状态，没有行为完成的固有状态便不能用“着”。而且普通话里有“骑了马找马”这样的句子，说明普通话完成持续体，既可以用持续体表示，有时也可以用完成体表示。所以无锡话这种句式中的完成体助词“着”虽然可以翻译成普通话的“了”或“着”，但表示的还是完成义。

我伊两日天面孔娘长着一个蕾蕾头 我这两天脸上长了一个疙瘩。

五斗橱娘拨佗划着一条路路头 五斗橱上被他划了一道痕。

这两句则更明显地侧重表现动作的完成，只能对应于“了”。由此可见，状态和动作的这种关系是动词语义的固有成分而不是由助词等附加上去的，马希文（1987）就指出过：有的状态“在动作的过程中”，有的状态是“动作产生的结局”。无锡话里的“着”主要表示完成，而普通话里的“着”表示持续，若是要表示纯粹的持续义，无锡里用“勒娘”等后置成分表示。

简单的存现句没有任何后续成分时只用“着”。如果有后续成分或句末语气词，一般用“得/则”，如：

小店门口头围得/则一群人，走也走勿过去 小店门口围了一群人，走都走不过去。

门口头种得/则三棵桂花树咧 门口种了三棵桂花树了。

#### 1.5 祈使句：动词+（好）得/则+（语气词）

“得/则”和语气词相接用在句末，表示劝说或鼓励，有时用在“好”等结果补语后，表示命令。这是“着”不具备的功能。

你过得/则年就来得/则吧你过了年就来吧。（劝说）

佢拨你你就拿得/则吧他给你你就拿了吧。（鼓励）

去拿过年要派用场个物事早点买好得/则去拿过年要用的东西早点买好了。（命令）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无锡话里有三个完成体助词，用法比较接近，其中“得”和“则”可以互换。“着”和“得/则”在分布上有些不同。刘丹青将其归结为“着”和“则”意义上的差别。他认为“着”的含义非常单纯，不能在句末加“咧”，也不能加后续成分。而“则”却不同，它含义比较丰富，它表示完成的同时，往往隐含对现在的影响，所以能带多种“着”所不能带的成分。我要补充一点的是表给予义的动词后若没有语气词则用了“着”以后可以加后续成分，只要后续成分与主语无关，就与“着”表示纯粹的完成义不矛盾。

2) 动态助词往往是由某个经常充当结果补语的动词虚化而来的。“着”和“得/则”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则”已经演变成一个纯粹的动态助词，而“得”还充当状态补语和可能补语的标记，“着”则还有一个同音同形的结果补语“着”。为了避免误解，“着”做助词不能用在结果补语后，也不能用在有后续成分的句子中，不能成为后来行为的前提，只能用于陈述。如：

我寻着三粒，还有两粒寻勿着我找着三粒，还有两粒没找着

我寻着则/得三粒勿高兴再寻咧我找着了三粒不愿意再找了

我寻着着三粒。×

我已经落落两只皮夹子咧我已经丢了两只皮夹子了。

我已经落落得/则两只皮夹子咧我已经丢了两只皮夹子了。

我落落着两只皮夹子。×

3) 因为完成体助词也可以用来表示完成持续体，所以常常会出现歧义。有时我们可以通过动词的语义特征来区别，如有无状态义：

A 佢着着件毛货大衣他穿了件毛大衣。 B 佢买着部新脚拉车他买了部新脚踏车。

显然可以分辨出，B 是完成体，A 是完成持续体。或者可以通过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来区别。如果是存在句那就是完成持续体，如 C；如果主语和宾语之间是施受关系就是完成体，如 D：

C 门口头种着一棵树门口种了一棵树。 D 我种着一棵冬青树我种了一棵冬青树。

但是即使如此，还可能有难以区分的歧义现象。就是在连动句中，不管前一个动

作是表示方式还是后一动作实现的前提，前一动词后的助词是一样的。当前后两个动作不同步时就不存在歧义，如：“汰好得手吃饭”。只有当前后动作的关系比较模糊（既可以理解成同时进行，也可理解成先后进行时）才能产生歧义。如：“关得/则门睡觉”，既可理解成“关着门睡觉”，也可以理解成“关了门再睡觉”。但是，在具体的语境里还是容易区分的。

关得/则门睡觉，闷煞落咧关了门睡觉，闷死了。

关得/则门睡觉，勿然又要下去迭为一埭关了门睡觉，不然又要特意下去一趟。

## （二）持续体

持续体表示动作或变化的持续。与进行体不同的是它主要侧重于描写，即使表示某一动作在持续，也多为了说明和描写某事物所呈现的状态。根据与动作的完成是否有关，可以将持续体分为静态持续体和动态持续体。

### 1、静态持续体

#### 1.1 常用的动词

静态持续体表示某种情况或状态客观存在着，与动作的完成与否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一体里常用的动词多为：

a.非动作性动词。如：

鱼活勒里的鱼活着呢。

灯亮勒娘的灯亮着呢。

b.表示姿态的动词，如：“立、坐、睏、□[bəu<sup>223</sup>]<sub>蹲</sub>、陞”等，这些动词兼表动态和静态，这里取其静态的一面。

佗睏勒娘的他睡着呢。

佗坐勒娘看电视他坐着看电视。

c.某些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和能愿动词，普通话一般不用持续体，而无锡话带上持续体助词也可构成持续体，如：

佗欢喜勒娘，你有啥办法？他喜欢，你有啥办法？

你伊介勿去，佗晓得勒娘的你这次不去，他知道。

#### 1.2.语法标记

静态持续体的语法标记是动态助词“勒娘”或“勒里”。语素“勒”单独成词可作动词或介词，如：

你娘勒楼娘你妈在楼上。（作动词）

佗勒上海上个大学他在上海上的大学。（作介词）。

“娘”是方位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上”，用于名词后表示处所。“里”就是“里面”。合在一起，构成“勒娘”或“勒里”。“勒娘”或“勒里”有远近之分，“勒里”表示离说话人近的一方（“在这里”），“勒娘”则表示离说话人较远的一方（“在那里”）。充当助词时，其指代方位的作用已经虚化了，语法意义变得比较复杂。一般可看作是从表存在义的同形动词短语虚化而来的。置于动词前表示进行体，置于动词后表示持续体。表持续义的时候比较接近动态助词“着”，但是其使用范围比“着”小得多，比如它不能附在动词后表示进行体，不能用在“状态就是在动作过程中”的那类动词后面，如不能说“哭勒娘说”。

## 2、动态持续体

动态持续体是指某些动作结束后留下的状态在持续着或事物受到的影响可以持续很久。很多语法著作称之为“完成持续体”。

### 2.1 语法标记

动态持续体可以用持续体助词“勒娘/勒里”表示，句末的“的”表示持续义，相当于普通话的“呢”。如：

门开勒娘的 门开着呢。

钞票准备好勒里的 钞票准备好在这儿呢。

也可以用完成体助词表示（详见完成体 1.4）。或者两者合用，“勒娘/勒里”一般置于句尾，强调说明动作完成后留下的状态还在持续着。

门口头立着个陌生人（勒娘）的 门口站着个陌生人。

他还着则老棉袄勒娘的 他还穿着老棉袄呢。

2.2 动态持续体里动作都要有明显的动作义，有的动词有状态义能直接加助词；有的动词没有状态义就不能用单纯的持续体，但是在加补语后就可以构成持续体了。这时只能用“勒娘/勒里”不用完成体助词表示，如：

佢日脚过得糊里糊涂勒娘的 他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着呢。

小王拿准备工作侪置架好勒娘的 小王把准备工作全安排好了。

## 3、几种持续体的句式

### 3.1. 主+形容词/动词+勒娘/勒里+（的）。

佢睏勒娘的 他睡着呢。

我肚皮饱勒里的 我肚皮饱着呢。

客人坐勒娘咧 客人坐在那儿了。

照片挂勒娘咧 照片挂在那儿了。

后两句话的“勒娘”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实在的意思，所以翻译成“在那里”比



较好。

### 3.2a. 主+动词+勒娘/勒里+宾语

我因勒娘两只橘子我藏着两只橘子。

佗还剩勒娘半碗泡饭他还剩在那儿半碗泡饭他还剩下半碗稀饭在那儿。

### 3.2b 主+动+(助)+(补)+宾+勒娘

佗碰着鬼勒娘的他遇见鬼呢。

佗吃勿下饭勒娘的他吃不下饭呢。

一般来说 a 式可以转换成 b 式。如：

我因着两只橘子勒娘的我藏了两只橘子在那儿呢。

佗还剩着半碗泡饭勒娘的他还剩了半碗泡饭在那儿呢。

但反过来，b 式并不一定能转换成 a 式，因为能够在后面直接加“勒娘/勒里”的必须是有状态义的动词。

### 3.3 做状语：动词+勒娘/勒里+V+(O)

因为持续体的作用在于描写，所以常用于连动句的第一动词后面表示第二动作的状态或方式。在“完成体”中已经提到“得/则”用于动词后表示状态的用法，这里主要说“勒娘/勒里”的用法。

坐勒娘看电视坐在那儿看电视。

立勒娘讲劲头站在那儿聊天。

因为“勒娘/勒里”的使用范围有限，不能用在“状态就是在动作过程中”的那类动词后，所以，在无锡话中表示方式和状态时用完成体助词的较多。在两者都可以的情况下，用“勒娘/勒里”比较自然，持续义也较强烈。

### 3.4. 祈使句

表示要求保持某种状态，虽然所祈使的动作在说话时尚未发生，但是参照的时间并不是说话时刻，而是某个不确定的时刻，用“勒娘/勒里”表示到那时仍保持着这个状态。通常是将“勒娘/勒里”置于句末表示。

你先排勒里你先排在这里。

医生要来咧，快点躺勒娘勠动医生要来了，快点躺在那儿不要动。

有时用于否定句表示禁止或要求改变某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动作。

勠勒娘，当心玻璃不要趴在那儿，当心玻璃。

勠一脚口[ei<sup>35</sup>]勒娘结绒线不要一直低着头打毛衣的。

注意：这类句子中的持续体助词有时可以替换成完成体助词“则”，但是用“则”的话，还要在动词后用上结果补语或在句末加上语气词，而且不能用于否定句。更重

要的是，用“则”表示到那个时刻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两者的侧重点还是有区别的。

快点拿饭吃落则吧 快点把饭吃掉吧。

你坐好则，勳立出来 你坐好了，不要站起来。

勳搵好则，当心玻璃。×

### 3.5.存在句

上文讲过，存在句里的动词表示动作结束后留下来的状态。动词后面一般要加“着”，表示存在的方式。有时也可将“勒娘/勒里”用于句末，但“勒娘/勒里”是可有可无的，用了之后则持续的意味稍强一点儿。常见的句式是：

处所词语+动词+着+名词短语+（勒娘）

门口头立着两个陌生人（勒娘） 门口站着两个陌生人。

墙头娘挂着一幅图画（勒娘） 墙上挂着一幅图画。

这种存在句也可以改成“有”字句，这时就只能用“勒娘/勒里”了。

门口头有个陌生人立勒娘 门口有两个陌生人站在那儿。

墙头娘有幅图画挂勒娘 墙上有一幅图画挂着。

## （三）进行体

### 1、语法标记

进行体的助词为[niã<sup>213</sup>]，因无本字，所以用同音字“娘”表示，此外“勒（勒）娘/勒里”、“登勒娘/里”也可以放在动词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过个辰光你娘奈亨？那个时候你在干吗？我娘做生活我在干活。

从谢头到现在，佗一脚登勒娘烦勿清爽从昨天到现在，他一直在那儿烦。

但是“登勒娘/里”的使用范围远不如“娘”和“勒娘/勒里”广，主要是因为它还经常作动词用，意为“待在这（那）儿”，强调方位感和距离感，所以如果只是表示时态，而与位置无关，则不用“登勒娘/里”，而且它也不能用于无生命的事物。

谢头撞个地方还登勒里痛的昨天撞的地方还在痛呢。×（主语是无生命的事物）

我还登勒里吃饭的我还在吃饭呢。×（与位置无关）

搭佗讲好早点转来，佗奈还登勒娘嚼死经啥？跟他说好早点回来，他怎么还在那儿闲聊？√（暗示与说话人不在同一个地方）

2、进行体与时间没有特定的关系。可以用于现在，过去和将来。

我还勒里吃饭的，你先去吧 我还在吃饭呢，你先去吧。（现在）

佗谢头还勒娘讲勳去的，伊享光人影子也勿见咧他昨天还说不要去呢，这会儿人影也不见了。（过去）

等歇点佗勒娘休息个辰光再去问问佗等会儿他在休息的时候再去问问他。（将来）

3、形容词前面也可以加“勒里/勒娘”表示所指时点正在呈现的状态。

谢头撞个地方还勒里痛的昨天撞的地方还在痛呢。

佢勒娘勿适意的，你勑去惹佢他不舒服呢，你不要去惹他。

4、很多普通话里不能用于进行体的动词，如：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趋向动词、能愿动词等在无锡话里可以用进行体。如：

你勑急，佢勒娘来咧你不要急，他快来了。

你勿晓得，几化点人勒娘呕厌佢你不知道，多少人在讨厌他。

我正好要勒里问佢的，你也一道听听吧我正好要问他呢，你也一起听听吧。

5、进行体的否定、疑问形式

进行体的否定式和疑问式分别用在“勒娘/勒里”前加“勿/勑”和“阿（是）/ ”来表示，具体根据相关的时态而定。

佢阿（是）勒娘做功课啊？他在做功课吗？

——佢勿勒娘做功课，佢勒娘看电视他不在做功课，他在看电视。

佢勒娘瞎七搭八啊？他在胡说八道吗？

——喊佢勑勒娘瞎七搭八叫佢不要瞎说八道的。佢勑勒娘瞎说他没在胡说。

#### （四）经历体

1、经历体是指曾经发生过某种动作或曾经具有某种性状，有的兼表经验和阅历。只能用于过去。用“过”或“歇过”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

天津我去歇过个，上海我也去歇过个天津我去歇过个，上海我也去歇过个。

伊种事体我从来勑碰着过这种事情我从来没碰到过。

如果后面出现表示完成义的体助词和语气词时，这个“过”不是体助词，而是补语，表示完成。这一点同普通话。

佢已经来过个咧他已经来过了。

我已经看过得三遍咧我已经看过三遍了。

2、经历体的否定、疑问形式

经历体的否定形式是在动词前加“勑[vən<sup>13</sup>]”，疑问形式是在动词前加“[ən<sup>44</sup>]”。这与完成体似乎一样，但是完成体用了“勑”后就不用完成体助词了，而经历体仍然保留体助词。

我吃着一条鱼。 你吃鱼啦？ —— 我勑吃鱼。

我吃歇过伊种鱼个。 你吃歇过伊种鱼啦？ ——我勑吃歇过伊种鱼。

#### （五）已然体

普通话里有一个与完成体助词“了<sub>1</sub>”同音同形的语气词“了<sub>2</sub>”，既然是事态语

气词，它既表语气又表事态。（李小凡 1995）事态本该用助词标记，但因为它出现在句末，便成了句尾语气词的载体，两者合二为一了。这里讨论的已然体主要从事态的角度分析。无锡话里的已然体标记是“咧”。主要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还有成句和表达语气的作用，这个暂不作讨论。

### 1、“咧”的作用

主要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可以用于各种谓语句，不仅仅限于动词谓语句。而且它表示的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

#### 1.1 表示动作由未完成到完成或事情从未发生到发生。

信我寄出去咧信我寄出去了。

落雨咧，快点收衣裳下雨了，快点收衣服。

#### 1.2 表示动作由进行到停止。

佢一来，大家就不讲话咧他一来，大家就不讲话了。

#### 1.3 表示事物的性质、状态发生了变化。

彬彬个功课进步咧彬彬的功课进步了。

#### 1.4 表示意愿发生变化。

我勿想去上海咧我不想去上海了。

#### 1.6 表示达到某一新的数量。

明早礼拜天咧明天礼拜天了。

#### 1.7 用于祈使句表示命令，劝阻。

好咧，好咧，大家伙少说两句好了，好了，大家都少说两句。

外头娘落雨的，你勑去咧外头在下雨呢，你不要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否定副词的祈使句中，“咧”只能用于劝阻义，不能用在“提醒不要做什么”的句子中，而普通话则无此限制。如：

普通话

无锡话

菜放在这里，当心不要给猫吃了。

菜放在这里，当心勑拨猫吃落咧。×

这个人偷我东西，不要给他跑了。

过个人偷我物事，勑拨佢逃落咧。×

正确的说法是去掉语气词“咧”。

### 2、分句句尾事态语气词和完成体助词的分化

事态语气词是对实际发生的事态加以陈述的语气。因此在人们的头脑中事态语气词有断句的作用，总是出现在句末，而完成体助词则应该跟在动词后面，一般用在句中。刘勋宁（1985）曾对《祖堂集》里的“了”字的位置做过一个调查，一共分为三类：

(A) VP 了 VP

(B) VP 了 #

(C) VP 了也 #

普通话里“了1”“了2”同音同形，所以不管在哪个位置上都是“了”，而在“了1”“了2”不同的方言中情况就比较复杂。(A)式的“了”是完成体助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其余“#”前的“了”是哪个好呢？拿无锡方言来说，有的分句句尾用“咧”，有的用“得/则”。如：

第一组 门关好则，勿晓得娘做啥。

第二组 门关好咧，你放心点晒吧。

车子开快则，我就有点吃勿消。

车子开快咧，上来吧。

显然第一组的两个分句间的关系比第二组紧密一些。无独有偶，在陕西清涧话中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刘勋宁(1985)通过历时比较的方法发现B式是不自由的，它后面总有后续分句承接。C式那个代表断句的“#”是一定要有的，而后面的VP却是可有可无。事实上A式是B式的紧缩形式，B式是A式的复句形式罢了。它们与C式是两种性质的句式。这里的第一组相当于B式，以“则”作前一分句的结尾必须以另一个VP相随为条件，并且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存在某种比较密切的关系。第二组相当于C式，后面的VP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而断句符号是必须的，所以必须用有成句功能的“咧。”，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咧”可以算作成句标记，如：

人老则，身体也推板咧人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因果关系)

人老咧，身体也推板咧人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并列关系)

## 二、貌

### (一) 反复貌

反复貌表示动作反复进行，带有随意性，有的语法著作称“随意貌”(石汝杰1996)。在无锡话里，反复貌有四种表达方式，这四种表达方式都表示动作的多次反复，但是动作的频率和动作的量有区别。

1、V勒V，单音节动词重叠后在中间加音节助词“勒”，构成一种频率较低，动作较轻缓的反复体。如：脚翘勒翘，头摇勒摇。

2、V法V法：也是将单音节动词重叠，但在每个音节后都加上音节助词“法[fa<sup>25</sup>]”，整个结构也是表示一种频率较低的动作，但动作幅度比“V勒V”大。

看佗嘛，走出路来屁股扭法扭法看她，走起路来屁股扭来扭去。

哪拉你拱法拱法，想插队啊？干吗你拱来拱去，想插队啊？

### (二) 短时貌

1、短时貌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其表达方式主要有两种：

1.1 动词的重叠式。动词的重叠式在无锡话里也可以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或进行的次数比较少，有时中间可以加入数词“一”，或助词“着”（音）、半虚化的助词“落”。如：

你先登勒里，让我去看一看再来告诉你你先在这里，让我去看一看再来告诉你。

手里松着松就拨佗逃落咧手里松了松就给他跑掉了。

1.2 有的在动词后面加动量补语“一歇”，即“一会儿”，也可以表示时间短。和前面重叠式的区别在于动作的时间和次数是否能由动作者控制，如果能控制则用动词重叠式，反之则只能用动量补语。如：

A 刚巧佗晒着晒。×            B 刚巧佗晒着一歇刚才他睡着 zháo 一会。

C 身体勿好就去晒晒吧身体不好就去睡睡吧。

A 例中的“晒”是“入睡”意，这是动作者不能控制的，所以只能用动量补语表示短时的意义，如 B 式。而 C 中的“晒”是“上床睡觉”这一动作，这是动作者能够控制的，所以 C 句可以用重叠式。

## 2、语法意义

### 2.1 叙述已完成的动作行为。

谢头到上海去，你里 碰碰头啦？昨天到上海去，你们有没有碰碰头啊？

他摸摸面孔，发现长着一个蕾蕾头他摸摸面孔，发现长了一个疙瘩。

### 2.2 表示祈使和意愿时，用重叠式可使语气和缓，带有商量的意味。

你歇落歇再做吧你歇歇再做吧。

你先晒一歇你先睡一会。

2.3 由于用短时貌表示的动作一般时间很短，伴随一种轻松随便的感觉，有时就用来强调动作行为的随意性。

我只必过去问问他，又勿是去抢他物事我只不过去问问他，又不是去抢他东西。

我是说说白相相个，你甬当真哦我是说着玩的，你不要当真哦。

### 2.4、在描写经常性的动作时，有举例的作用。

礼拜天么，我勒屋里看看电视，汰汰衣裳，烧烧饭，辰光过得也蛮快葛礼拜天么，我在家里看看电视，洗洗衣服，烧烧饭，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2.5 在普通话里有“V 着 V 着，就……”这样的表示持续体的结构，常用来做其他动作的方式和状态，在无锡话里就可以用重叠式表示。

她讲讲就哭出来咧她讲讲就哭出来了。

伊种迷你吹风机用用就坏落咧这种迷你吹风机用用就坏了。

### (三) 尝试貌

尝试貌是在短时貌的基础上形成的，常用“动词重叠式+看”表示。

伊个题目我勿会做。你来做做看这个题目我不会做。你来做做看。

你去寻老王想想办法看你去找老王想想办法。

有时还可以在动词重叠式后加上补语。

我来拿伊个油斑搓搓清爽看，勿晓得伊种洗衣粉阿好我来把这个油斑搓搓干净，不知道这种洗衣粉好不好。

## 主要参考书目

1. 北大中文系 55, 57 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2.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
3. 黄伯荣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青岛出版社 1996 年
4.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5. 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6. 刘丹青《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中国语言学报》1995 年第六期
7. 刘丹青《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方言》2001 年 第四期
8. 刘勋宁《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方言》1985 年第二期
9.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年
10.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增订版
11. 马希文《北京方言里的“着”》，《方言》1987 年 第一期
12. 石汝杰《苏州方言的体和貌》，《动词的体》（张双庆主编）（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 2 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
13. 汪平《苏州方言的“仔、哉、勒”》，《语言研究》1984 年第二期
14. 吴福祥《南方方言的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方言》2001 年第四期
15.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6. 颜逸明《吴语概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7. 朱德熙《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苏州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苏州 215006）